



我的老家在云南哀牢大山中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大庄镇柏子村村委会一个叫寇家村、只有八九户人家的小山村。

听爸爸说，我爷爷在世时常讲，我家祖上曾经是四川眉山一文豪“三苏”之后，过去眉山有一个叫苏那怀的到楚雄做官，在此落籍后分成若干支，定居云南各地，不知什么时候没落了，没有继承先祖的文墨，祖祖辈辈只能靠帮工和租种田地度日，世世代代成了文盲。到了我高祖父上面那一代，为了生计，我家从妥甸桂花并搬迁到离大庄4公里的寇家村。

爷爷说，寇家村原来是寇氏家人居住，因为地势不好，来脉微弱，寇家的人越来越少，最后竟绝了，是一块极不吉利的“凶地”。可是，那时我家祖上是生活穷困潦倒的外来户，能有一块落籍之地借土养命，还全靠大庄苏姓的大财主恩赐。因为贫穷，我高祖父很年轻就“走夷方”，进景东红河帮工，因染上瘡气没钱医治，很年轻就客死他乡，家中留下高祖母一人大半生守寡，拉扯着一儿在贫困中度日。曾祖父没日没夜地在租种的几亩薄地上卖力，年纪轻轻就积劳成疾，30多岁就丢下我年迈的高祖母、年轻的曾祖母和年幼的姑奶、爷爷离世。

曾祖父去世后，家中日子更为艰难，无奈之下，爷爷也去“走夷方”，帮人挑糖、盐等货物，小小年纪就往返于哀牢大山之间，长年累月在从禄丰盐井到景东的茶马古道中穿行，吃苦受累是免不了的，为了躲避土匪、恶棍、强盗的抢劫，还得不幸地挑着沉重的担子东躲西藏，在担惊受怕中奔波。奶奶同样出生于贫苦家庭，穷人惺惺惜惺惺，她嫁给我爷爷时，爷爷家已穷得揭不开锅。是共产党和新中国拯救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也救了爷爷一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爷爷成了当地第一任民兵队长、贫雇农主席团主席、互助组长，紧接着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乡长，开始进夜校读书认字，以后又参加工作队，到县级部门工作，后来爷爷回乡被群众选为生产队长、大队长，一直担任到20世纪80年代初。穷苦出身的爷爷奶奶吃够了不识字、没文化的苦头，所以他们对6个孩子（爸爸是唯一的儿子）读书相当支持，竭尽全力供孩子读书。爷爷说：“我们是大文豪‘三苏’之后，祖上都是读书人，哪有不读书的道理？”

爷爷奶奶虽然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祖上的“三苏”是什么人？只知道“三苏”是读书人，会写文章的人。从一开始爷爷奶奶就下了决心：已经是新中国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要供儿女读书，不能再让孩子和我们一样，当一辈子“睁眼瞎”。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让我们的孩子能上学读书，成了和祖先一样的读书人，今后说不定还会成为像祖先一样写文章的人呢！

爷爷奶奶供孩子读书的决心很大，但因为家里太穷，我大姐还是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不得不回生产队挣工分。我二姑运气要好一些，读了一年附设初中被推荐到县里的护士班，15岁就工作了。爸爸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虽然家境贫寒，但后来慢慢有些好转。为了挣工分，我爸爸从小学到高中，星期天、节假日都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1979年7月，他高中毕业后被一所师范学校录取。

由于家庭困难，爸爸家里几个姊妹读书都是一个读出来了，又供另一个。爸爸工作后，自然接过二姑的责任，开始供我的两个小姑读书。我的两个小姑工作后，又供我四姑的儿女读书。

在师范学校，爸爸第一次接触到了许多文学书籍，他课余时间几乎都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同时开始学习写诗歌、散文和小说，开始做起了文学梦。1981年7月，爸爸师范毕业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任教。在那个不通公路，没有电的乡下，由于爱好文学，他每天晚上坚持读书写作。后来，他在报刊上开始发表文章后，一时兴趣大增，邀约县内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成立了“白竹山文学社”，每人还拿出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创办了油印刊物《少壮》。作为主要“编辑”，教学之余，爸爸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认真地

审稿、改稿、编稿、写发刊词，星期天走山路到文友那里召开“编务会议”讨论定稿、排版，然后大家一齐动手，自己刻蜡版、印刷、装订，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

刊物虽然是油印的，但在我们那个地处偏僻的哀牢大山中的山区小县，当时文学社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个，油印刊物更是没有人搞过。加上稿子质量也不错，经过老爸他们的修改，创刊号发表的稿子中，杂文《“才美不外见”辩》被《中国青年报》刊用，有一篇散文和几首诗也被《金沙江文艺》刊用。几年后，爸爸考到了云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读书，还担任了学院文学社社长，他的文学梦插上了翅膀！

1991年7月爸爸毕业后回昆一中教书。在教书育人人的同时，他始终不忘自己心中的文学梦，不仅自己勤奋写作，还说了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创办了县文联的内部刊物《哀牢山文艺》并担任兼职编辑。那几年，爸爸所教的都是高中毕业班，教学任务相当繁重，而身为没有任何报酬的县办文艺刊物的兼职编辑，长期改稿、编稿、校对、给作者回信，很辛苦，但他却非常愉快，有时发现一篇好稿子，简直比自己写出好文章还高兴，立即给作者写信进行鼓励。

在来稿中，爸爸看到一位叫法增和的作者收集整理的一篇彝族民间故事，感觉很好。作者是本县彝族地区大麦地乡的山区老教师，因当时不通电话，交流起来不方便，就产生了亲自去找他的想法。学校放暑假，爸爸先乘了30多公里的班车到一个叫雨龙的乡，第二天走了整整一天的山路才到达法增和所在的大麦地乡。住了一晚上后，顾不上刚走了几十公里的山路，又累又乏，又坚持咬着牙走了10公里山路，终于到了法老师教书的底土小学。

见面后，果然如爸爸所料，法增和老师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教书，有一肚子的彝族民间故事。在法增和老师家的几天里，爸爸与他彻夜交谈，鼓励和指导他收集整理彝族民间故事，还走访了一些彝族民间艺人，了解到不少彝族民间习俗。那次艰难的旅程虽然让爸爸吃了不少苦，却很有收获，那是爸爸一生中徒步行走最长的山路，也是他实际意义上的第一次“彝山行”，对他后来的创作帮助很大。

业余时间长期坚持读书写作，爸爸的创作水平提高很快，后来他先后担任了县文联副主席、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他是一个很有文学情怀矢志不渝地做着文学梦的人，经过他和大家的努力，双柏的文学创作发展很快，一个人口不足15万人的山区小县，从过去只有零星一两个文学爱好者，到有一批双柏本土作者的文学作品连续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中国作家》《诗刊》《民族文学》《中华词赋》《十月》《中国校园文学》《北京文学》《大家》等国家级、省级报刊发表，还出版了80多本文学作品集，有的作品还在省、州获奖，全县共培养了4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2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28名省作协会员，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县”，形成一个小小的双柏“诗人群”和“作家群”，被称为“双柏文学现象”。双柏县文联被推荐参加全国基层文联经验交流会进行交流。爸爸也先后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等刊物发表了3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了12本文学书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出版了长篇文化散文《文化楚雄·双柏》、长篇小说《虎山誓言》，长篇纪实文学被列入云南省作家协会建党100周年长篇作品扶持。

他的爱好也影响了家人，受爸爸的影响，我的两个小姑从小也爱读书和写作。我最小的姑姑苏燕16岁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岁诗歌就上了《诗刊》，至今一直坚持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中国作家》《诗刊》《中国校园文学》等报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出版了两本文学集，20岁就加入了省作协，今年又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她女儿李亦航15岁就出版了长篇小说《宫房四小姐》，成为楚雄当时年纪最小的省作协会员。我的五姑姑苏敏是林场工人，她也不懈地追求文学，在《中国校园文学》《扬子江诗刊》《边疆文学》《滇池》《绿风》等省内外发表了不少作品，加入了省作协。

我妈妈是一名幼儿园教师，每天在学校要辛勤地工作，回到家中还要操劳家务，但在爸爸的带动下，也爱上了读书和写作，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我从小爱好文学，现在已有60多篇文学作品在省州报刊发表，有几篇作品还在征文中获奖，也加入了省作协。现在，我们一家有2名中国作协会员、3名省作协会员、2名州作协会员，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之家”，圆了一个世代文盲家庭的文学梦！

留在冲麦的记忆

带来发

冲麦是滇中的一个小山村，那天，我去了，一个人。我怕惊扰了她，也怕人多扰乱了我。我很幸运，真的。那日我去的时候，正是午后。这个仅有200多户的彝族村寨，就静静地躺在大山的怀抱。我来得正是时候，我就喜欢这种宁静和安详。此刻，我就漫步在村里。脚下的路，全是青石板铺筑，简洁、美观，透出诱人的味道。村巷里分布着古老的民房，大多是明清以来的建筑。有的古屋和祠堂，看上去就很有文化品位。那些煞费苦心的设计，精心雕刻的门楣，用功打磨的石墩，以及大门、天井、照壁和木雕、石刻乃至题字，至今依然折射出主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

走进冲麦，走进街巷，就好像走进了一段历史，回到了过去时光。透过这里的一幢房屋、一棵古树、一件物什、一溜屋瓦，乃至一抹青绿、一缕炊烟、一丝白云、一声犬吠，都足于让我浮想联翩，生发出许许多多的感慨。是的，到了冲麦，我是看不厌的游客。整个下午，我这里走走，那边看看，才从这家出来，又往那家进去。累了，就干脆坐在一户人家的门墩上，歇歇脚，发发呆。这些个光滑的门墩，油亮油亮的，不知要坐过多少人，才会磨成今天可人的模样。如果你留意的话，还可细细地观察从老屋墙缝里飞出大飞的蜜蜂。这些蜜蜂，只顾繁忙地工作，“嗡嗡”地，全然顾不及我的到来。门前的石阶下，时不时会飞来一只只蝴蝶，犹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在门前的花丛中，它们轻盈地绕一圈，或是停留片刻，就又飞进邻家的院落，寻找更为诗意的栖息。

村中这些土木建筑的墙体，有的以土和细石筑成，也有的用土坯砌就。几百年的历史，让这些墙体呈现出斑驳的模样，就像时间老人生出的皱纹。不过，这些皱纹的背后，不知掩藏着冲麦多少鲜为人知的事情。

阳光灿灿地照在村子的上方，显得格外的慷慨。热烈的气息蒸腾着脚下潮湿的土地。很明显，这里昨天才下过雨，湿润的空气弥漫着清新的气息。当然，还有那些野花的清香和牲畜前脚留下的气味。村里的树木就分布在人家的屋前、屋后或是屋旁。那棵关圣宫门前的黄连木，已经有400多年的树龄，很是古老，但它茂盛的枝叶依然呈现出青春活力，看不出半点龙钟老态，依然庇护着冲麦人家。

我从村里下来，沿了坡前新修的砂石小道往下走，“叮叮咚咚”的泉水似乎早已等待我的光临。这种天籁般的琴声，此刻只为我一人弹响。我追逐着它的流淌，进入了一片低洼的林地。这是冲麦村下的又一片风景。想不到大山之中，也有这清幽去处。这片两山夹峙的空间地带，虽然宽不足里，但载了许许多多的常绿植物。香樟、棕榈、翠竹、杨柳数不胜数，翠绿的一大片，活泼泼地摇曳着枝叶，向我传递清凉的惬意。我很知足此刻的享受，我抓住流淌的时光，只为这山村半日的停留。我贪婪地在林地上徘徊，望望天，看看草，听听鸟叫和虫鸣，和大自然进行单纯的对话和交流。其实，贪恋这片风景的不只是我，还有午后的山风。它们吹累了，也想歇歇脚，像我一样，在林中偷偷闲、躲躲懒。太阳也一样，懒洋洋的，躺在坡上、树上、叶上和草丛上，有些调皮的，就溜进水里，随了小溪，一路泛着金色的光波，跳过坎，转过弯，流进林地下面的荷花池。我听见了它们的笑声，就在那片开着大朵大朵红花的美人蕉下。我发

觉，这些溜进水里的阳光，都不愿跳出泉水的清凉，流向了坡下的那块沼泽。它们爱林、爱草、爱花、爱水，爱这里的一切。我也是，一路追逐，下了坡，就寻见了一片荷花的池塘。荷花正值盛花期，高高低低的荷叶，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想在阳光下展示碧碧翠翠的风采。那些像拳头的荷花，使劲探出绿伞的遮掩，向蓝天挥舞着燃烧的火炬。一支支、一朵朵、一簇簇，开始山村看，也开始给我看。我爱它们，想必它们也爱我。要不然，池边那朵硕大的荷花，怎么会向我招手呢。还有那朵含苞的小荷，躲在荷叶下，羞答答地，见了我，好像还害羞的样子。风过处，池里的荷香就弥漫开来，让我浮在了花香里。我有种飘的感觉，我知道，那是众多荷花对我的拥抱。它们热情地托举我，也燃烧我、融化我。

走得累了，就想找个地方小憩。不想山脚下就涌出一潭水。很低调地倚在山边，平静地把自己当作山、花、草、树和鸟虫的镜子，让她们的影子也成为波间动人的美丽。潭水清清的，凉凉的。不大，也不深，但水极清。水里生长着杂草，一根根随了水的流动而一闪一闪地漂浮，像极了少女婀娜的腰身。走过去，我就坐在了潭边，痴痴地观赏。其实，我见过的这潭水，是由大小两个潭修砌而成，俗称“双龙潭”，又名“印月泉”，占地约1300平方米，是华宁旧时有名的八大景观之一，也是明清时代文人选胜登临、避暑赋诗之地。俯视水底，见有无数水泡涌起。那些从潭底不断冒出的水泡，伴随着翻腾的白沙滚滚涌出，像极了白莲盛开的样子。如果到了月夜，尤其是三五之夜，一轮明月倒映潭中，一个天上，一个波间，上下辉映，澈澈波光便随了翻腾的泉水微微荡漾。幽幽潭面，银辉闪烁，上下争辉，不知要沉醉多少游客，催生多少绝妙诗文？

我羡慕友牧邻樵的生活，也回味亲近山近水的惬意。是的，我来到冲麦，已是迟到的访访和咏叹了。这个村从2014年被列入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以来，就以其优美的生态环境、浓郁的彝族风情，完好的明清建筑和古井、古栅、古树、古桥、古泉和古炮台、古寨墙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的到来。

我沿了荷花，转过荷堤，哪就踏上了古驿道。这条驿道，是我走出冲麦这个小村，离开这个小村的最后行程。驿道两旁，高大的树木伸出浓密枝叶，为我挡住午后的骄阳。我惬意于驿道的舒适和阴凉，我总是把目光投向这段古老的寻访。那些尘封的历史与辉煌，却透过脚下残存的马蹄印、车轮印和无数的斑斑痕迹，向我诉说着冲麦的从前和过往。是的，这条有数百年历史的驿道，为华宁明代中叶开辟通往昆明必经之路。古驿道全长约300多公里，曾是那个时代华宁人上京赶考和商贸往来的地。

我在冲麦行走，在村间穿行，在林地徜徉，在潭边徘徊，在荷花停留，在驿道逡巡，我发现，这些都是冲麦给我的记忆，美好且又珍贵。冲麦是一个很普通的山村，但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山村。这个山村，既是滇中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更是神州大地保护良好生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无数山村的缩影。冲麦的美，折射着文化、蕴藏着历史、弥漫着温情，它是生态的，也是当代的，更是未来的。

当年赌月饼

姚维儒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家乡的月饼》，还得过征文奖项。昨天在朋友处吃晚饭，临走时他赠送了月饼，故又引出了月饼的话题。

中秋节吃月饼，几乎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食俗。月饼本是我们祖先对中秋夜月的自然崇拜，由望月、拜月而祭月，并以月饼作为追求光明、热爱团聚的祭品。若对月饼溯源，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北宋，苏轼词中便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馅和酥”的句子。月饼明确地作为中秋节专用之物并被赋予“团圆”“和美”的美好意蕴，还是在元代之后。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余》中说：“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意”。

在小县城，过去的月饼都是茶食店生产制作，茶食店我们那个年代也叫“油面店”。草炉烧饼夹月饼是标配，可惜现在在草炉烧饼已踪影难寻。每到中秋节，孩提的我们对月饼总充满着期待，一提到月饼就会唇齿生津。月饼现在虽然已太多，大家也不会吃太多了，但敬月亮公时却不可缺少，还必须要有的团圆饼，并将月饼由大到小叠成宝塔状。近年来我们家也不买团圆饼了，在家用糯米粉制作大团圆饼，和面粉时加几个鸡蛋，用肉松、肉丁做馅，蛮好吃的。

现在月饼的质量很不错，其包装更是豪华，但过去的月饼，特别是乡镇饮食店制作的，其口味却很一般。月饼本该外皮酥脆，内馅糯柔、甜香、油润，而我们当年吃到的月饼，仅有一两层油

新中国圆了我家的文学梦

苏贤月

二、千章老树拱青山，野径展痕覆陇间。诵读经年巴濮史，流光溢彩载清还。

参访景迈山祭茶祖活动（七绝二首）

郑千山

一、景迈茶清布万林，因传国韵价千金。欣看雁足春山驻，把取香醪洗客心。

十月啊 雅嫩因你变得成熟 柔弱因你变成茂盛 梦想因你变成现实 耕耘因你获得收成 你把希望的田野演奏得溢彩流光 春花秋月，你给有情人以甜美 春华秋实，你给勤劳者以馈赠

十月啊 中华大地发出时代强音 五星红旗从此引领华夏儿女奋发图强 意气风发的前行步伐雄健铿锵

十月 收获与荣耀的日子 十月，成就与辉煌的季节

从上海和南湖启航的红船，二十八年风雨兼程 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驶进万里长征 绽放十月举国欢庆之夜的礼花五彩缤纷 十月，开天辟地的伟业从这里腾飞

阿芙乐尔号的鸣响 驱散荒草寒宫上空沉重的阴霾 掀启世界历史新纪元

人类迈入新世纪的春天 中华大地发出时代强音 五星红旗从此引领华夏儿女奋发图强 意气风发的前行步伐雄健铿锵

本报美编 郭金龙 制图